長水日抄　病榻寤言

耄餘雜識　清暑筆談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長水日抄

陸樹聲 著



中華書局

長水日抄

此據寶顏堂秘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長水日抄小引

余自請謝歸．年衰病積．居嘗燕息．屏絕思慮．塞兌忘言．然時中不覺念起．或追憶見聞．偶與心會．抑塞未能．間一操翰染楮．汗漫成帙．嘗憶石林子有言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入無知難．竊有味其言．嗣當焚棄筆硯．求入無知．而業已成敝帚矣．會友人見者藏去．謂余心思所寄．出之以付剞劂．曰日抄者．以余積日所得也．



長水漁隱陸樹聲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長水日抄

明　雲間陸樹聲著

古書乾坤鑿度。曰鑿者開也。聖人出而開作之也。曰度者。天地之度。若道路然。以言通也。故其文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一大之物目天。一塊之物目地。一炁之霝名混沌。氣分萬霸自上聖鑿破虛無。斷氣為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濡。曰三者三才之道。所以開易之源也。故其名篇曰周易鑿度

乾鑿度上篇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巽散之於東南。離長之於南方。坤養之於西南。兌收之於西方。乾剝之於西北。坎藏之於北方。艮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包也。故首之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包籥。

易以道陰陽。易有三才之道。故數成於三而始於一。一為奇。奇者為陽。二為偶。偶者為陰。合一與二之謂三。故三其三而成九。九為老陽。兩其三而成六。六為老陰。陰極生陽。陽主進。故六進一而為七。七為少陽。陽極生陰。陰主退。故九退一而為八。八為少陰。陰陽二氣交互變易。陰根陽。陽根陰也。

天地之氣在陰陽。四時之敍在寒暑。陰陽調。寒暑平。則氣敍和。不和則災沴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夏傷於暑。秋必痎瘧。蓋方冬時陽在內。陽為主。寒雖入之。勢未能動。至春則陽出而陰在內。寒動而搏

陽爲疫癘方夏時陰在內陰爲主暑雖入之勢未能動至秋則陰出而陽在內暑動而搏陰爲瘧痢冬陽在內故伏於下而井泉溫夏陽在外故溢於上而井泉寒察於五運六氣陰陽生制逆順之理者可以言醫矣天地之運轉在陰陽人身之運轉在任督二脈任脈起於中極之下會陰之分循腹裏以上關元至咽喉陰脈之海也督脈起於下極之腧會陽之分自脊裏以上至風府入腦循額至鼻柱陽脈之海也人身之有任督猶天地之有子午天地之子午以南北人身之任督以腹背陰陽二會皆起於下故山水之發源皆起西北人之尺脈兼腎經命門者陰陽二會渾合於此通天地人一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生八卦也乾爲天乾以三陽居上坤爲地地以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乾之上一畫交於坤而爲兌兌爲澤坤之上一畫交於乾而爲艮艮爲山山澤通氣也乾之下一畫交於坤而爲震震爲雷坤之下一畫交於乾而爲巽巽爲風雷風相薄也乾坤之中一畫交而相易則爲坎爲離離爲火坎爲水水火不相射也此所謂八卦相錯而成變化八卦之位坎居北離居南震居東兌居西金與水陰也居西北木與火陽也居東南乾以純陽居西北處尊位也坤以純陰處西南者土旺季夏坤未之交也此皆分陰分陽也坎則內陽而外陰離則內陰而外陽陰陽交合而化生萬物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水火爲天地之用也

剛柔陰陽者易之全體也進退得失者人事之動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從違趨避者觀象而應之以人事也易雖扶陽抑陰而剛柔不可過也故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上六曰龍戰於野九無首則

吉。六永貞則固者。窮極則變。居極之道然也。

一日一月謂之易。一爲奇。奇者爲陽。二爲耦。耦者爲陰。陰陽之象也。臨卦曰。至於八月有凶。復卦曰。七日來復。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復剛長。故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也。臨陽消。故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也。

易以象言。如艮之一陽在上。二陰在下。象山之在於地也。巽之二陽在上。一陰在下。象木之出於土也。木上有水。故坎上而巽下之爲井。火在木上。故離上而巽下之爲鼎。震在下。艮在上。上止而下動之爲頤。故曰象者像此者也。餘皆以類而推。

屯卦上坎下震。六四曰。求婚媾。往吉無不利。往字當自爲句。蓋屯之初爻爲陽。四爻爲陰。陰與陽應。必待初之求而後往。則義明而合以正。故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不求而往。何明之有。需之上六象曰。不當位。以陰居陰。而曰不當位者。以陰柔居卦之極上也。易以扶陽抑陰爲義。故曰不當。如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需之六四曰。需于血。血者陰也。爻自九三而交坎。行入于險也。故曰需。

同人乾上離下。離處乾下。火上同於天也。爻之六二上應九五。故曰柔得位而應乎乾。夫人道以大同爲貴。通天下之志者。謂之大同。故同于野則亨。同于宗則吝。同于門曰無咎。同于郊則曰無悔。象曰。志未得也。志於野而未至也。故僅得無悔。

蠱上剛下柔。上下不交。敝極而壞之謂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日之始事之端。曰三者。數以三爲至。先三後三者。致詳審之意。如三思三錫三接之類。言其至也。上九以陽居上。剛過而當蠱之極。未可

以有爲。然不在事則可。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志可則也。養其志以有爲也。故可則。

大舜舍己從人。朱註謂舍己之未善以從人。恐未必然。蓋舍己云者忘己之謂也。語云。聖人忘己。靡所不己。夫曰忘己者。形骸之己也。靡所不己者。大同無我之己也。何也。人與己之生。一氣之分也。人與己之心。同一理也。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異形同體者理一故也。理一則人己兩忘矣。何以有己。疑所謂舍己者。意若此。

孟子必有事焉章。疑正心兩字。乃忘字之訛。蓋此章乃發明上二章之意。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勿忘勿助。語意喫緊。如所謂無爲而無不爲。夫有事勿忘。是集義也。勿助則非義襲矣。下言揠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者。正以證直養無害之意也。讀者詳之。

大過四陽在內。二陰居上下。以陽剛大過。不勝其重。故處大過之時者。必有大過人之材。而後克濟。九三以陽爻處陽位。則太重而不勝。故棟撓。九四陽爻居陰。而初六以陰應乎下。故棟隆吉。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其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此非大過乎人者不能也。

齊桓公伐楚。師至於陘。楚人使屈完來盟於師。春秋書楚子使屈完來盟。盟於召陵。曰來者。見楚之心服。非迫而強之也。美之也。晉郤克伐齊。敗之於鞍。至於袁婁。齊使國佐如師。晉人欲得蕭同叔子爲質。使封內盡東南其畝。齊人忿而不從。對以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於是遂盟國佐於袁婁。春秋書及國佐盟於袁婁。曰及者。見強之不得。乃卽而與之盟也。甚之也。其予奪之義昭然矣。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

而不正。

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淸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尙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以爲爲劉勝易。爲杜密難。使密所陳托一出於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爲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己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司馬温國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不對。温國曰。言出子口。入於光耳。言亦何害。伊川終不爲言。夫語默要自有當。以温國之賢。伊川相與之密。而責之言。卽言無不可者。而伊川不爲之言。或謂伊川不忠於司馬。然知人亦難。或貌賢而行違。或善始而乖終。況諫官係繩糾之責。一任職與否。關忠佞之判。尤難預定。故不苟於言者。似得中道。此伊川所以寧失之不言也。

李斯入秦。會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上書極言稱引。明客之有益於秦而無害秦。留用之。後至丞相。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以保利祿。然終以下獄。父子俱戮東市。思欲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不可得。使其初放逐。不上書干秦。得禍未必若此。然觀斯窮時有感於倉鼠之言。則其志專在利祿。卒之無益于秦。而身嬰顯僇。可以見專利祿之足以殺身若此。

周禮醫師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之參之者。按氣與脈。而察其死生之驗也。人之身陽

竅七。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明者在上。沉濁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氣也。脈爲心肝脾肺腎。具五行之氣。故爲五藏。兼胃旁胱大腸小腸而爲九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藏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旁胱爲津滴之府。此四者心與小腸。肺與大腸。脾與胃。腎與旁胱。相爲表裏。故兼上五藏而爲九。其外則膽爲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竅主開閉通塞。曰兩之者。分陰分陽也。藏主脈至與不至。曰參之者。以三指按寸關尺三脈也。

子路問事鬼神。止就人而言鬼神。故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鬼神乃天地造化之功用。陰陽二氣。流動充滿。無非鬼神。故以言乎天地。則日月雷電。風雲雨露。春夏秋冬。晦明晝夜。皆鬼神也。以言乎人。則動止語默。寤寐噓吸。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融結。潮汐消長。草木榮悴。花實開落。莫非鬼神。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其在於人。則當其生也。謂之氣行。當其死也。謂之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體魄降。氣行爲陽。故晝見而夜伏。形返爲陰。故夜見而晝伏。一屈一伸。兩不相離。故陽者陰之形。陰者陽之影。人者鬼之形。鬼者人之影。禹貢九州之分。曰冀兗靑徐揚荆豫梁雍。其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匭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爲天子所都之地。餘八州者。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國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謂貢。冀爲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於王。則虞衡澤虞。牧人罟人掌之。何貢之爲。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也。

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爲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眞相違。其特立愓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則心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己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

宋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公章四上。辭免益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爲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爲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矣。東坡作二公贊。於司馬則稱其忠誠而略言功。於公則曰。廉頑起懦。孰知其功。蓋溫國之功著在當世者。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之廉退。足以激與頑懦。以無用爲用。故稱其功。亦微顯闡幽之意。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云。頃接邸報。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誠爲光寵。第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頻時進職。豈能服其心。何顏以責其實效。候文字到日。須上章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

賀。又以和戎爲二府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罪己之詔。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何以慶爲。後世邊將失利。至因虜退以邀功。樞輔彌縫。例得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事。所謂體國忘私者何有。

爲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益其所未備。觀其於丁謂拂鬚。而直言面折。則鋒鋩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謂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處。惜乎萊公不悟此也。

東坡翰墨在崇寧大觀。則時禁太嚴。盡行焚毀。至宣和間。上自內府搜訪。一紙直至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月林堂榜名三字。至幽人釋子所藏寸紙尺幅。皆以重購歸之貴近。其卷軸之輸積天上者。値金人犯闕。輪運而往。夫臨時則妬賢嫉能。異世則追求省識於毫墨縑素間。人情之變幻。前後若此。要之不與時磨滅者。固自有在。公論之在人世者。亦若此。

張湯杜周。司馬遷列二人於酷吏傳。班孟堅漢書寘之列傳。蓋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並著勳業於宣帝朝。皆麟閣功臣。故爲立傳。然固於安世傳贊則曰。湯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於杜業

傳贊則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旣因張杜子孫。置之列傳。而猶不沒其酷吏之實。見史氏立法之公。後世秉史筆者。或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詞。或揣摩情分。以掩護其實。是非名實。失之倒置。非紀載之公也。

東坡守杭日。値浙西災傷。與宰相呂汲公書。論災傷竊租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傷。夫所云諂薄成風。以報災非所樂聞。知而靳於申報。暴征急斂。致百姓迫於窮困。轉徙流亡。有牧民之責者。咎將誰委。賢明守令。但當勘驗覈實。無致冒濫竊除。以上念國計。下軫民艱。然就國計民生。權其利害緩急相關。則安民生者所以固邦本。此正仁政之先務也。張季鷹因秋風起。思吳中蓴菜鱸魚。皤然曰。人生貴適志。安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觀其語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志山林。無望於時。故託言以去。而或者乃謂之曰。子從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不知翰方逃名當世。何暇計身後名耶。如東漢孔文擧荀文若楊德祖禰正平四人者。皆一時聰明才智之士。不幸生非其時。値操梟雄。皆殞身滅名。論者謂四人炫名驁進所致。若乃東晉謝安孟嘉之値桓溫。何異於操。而卒能自全者。安之高臥會稽。曠懷達識。嘉之放志山水。夷猶冲默。潰然處順。不希世營合。此其所以身名兩全也。

漢順帝備禮玄纁。以徵樊英。朱子綱目書聘處士樊英爲五官中郎將。英濡遲至京。帝責之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慢朕命。英對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

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尤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由其志雖簞瓢弗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夫以臣對君而抗言若此。其庸鄙可知。儒者果若是乎。若英者。直方術之流耳。觀班固漢書列儒于九家之流。則宜乎當時所謂儒者若此而帝徒以死生富貴貧賤挾之以待儒。則宜其所徵者非眞儒也。

荆公于呂惠卿始善而終暌。荆公罷相。退居金陵。以惠卿背己。不忘芥蔕。會公弟和甫執政。呂方除服。意不自安。以啓貽公曰。合乃相從。豈有殊于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于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惠卿者。叨蒙一臂之援。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巇而溢言皆達。茀氣並生。後旣莫知其所終。前亦不疑於有敵。而門牆責善。難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隨教化之改。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伏惟觀文公相公。親疏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慈。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俟。惟命之從。荆公以書答之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我無預公。則公何尤於我。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于聖世。而安石蕞爾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路。則相呴以溫。不若相忘之爲愈也。趨召在朝夕。惟良食

自愛。呂書至。公披閱再三曰。終是會做文字。或謂荆公于呂何過于優容而不悔悟。其失於知人若此。余曰。此正見此老執拗處。

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東坡爲儕輩。在杭則爲交承。東坡入翰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訾。云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卽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尤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爲。搢紳共恥。尙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憝。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一人之身而前後矛盾若此。相傳林草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以一時希意圖進。而貽譏後世。權位之能移人若此。

唐李輔國殺張后。綱目書殺。夫輔國以宦豎而殺君后。是弒逆也。而云殺。殺者彼此相敵之謂也。若曹操之於獻帝伏后。朱全忠之於昭宗何氏。皆以弒書。而此獨書殺者。當靈武反正。上皇之遷西內。輔國與張后之謀也。肅宗之不如西內者。內懼張后。而外畏輔國。其受制於內外。則輔國與張后相表裏也。故殺之云者。相敵之詞。略其上下之辨。以歸責於肅宗。見肅宗之信任輔國。上不能保其父。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保其妻子。如范太史所云者也。

張子韶云。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而可治終身之疾者。未爲不幸。雖然彼閱歷懲創。困心衡慮得之暝眩者之爲幸。如柳子厚永州諸作。此正發於暝眩之後。惜服之稍遲耳。乃若不勝摧挫折抑而隕護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藥力不足以勝之。爲不幸矣。故患難一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樓成或賛其落成。滕曰。說其落城。只須凭欄大慟數場耳。夫放臣逐客。棄置遠外。其憔悴無聊。不自遣者有之。何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表。則欲論賛功德。作爲歌詩。復自言負罪嬰釁。懷痛窮天。死不暝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覬召還者。夫臣子處遷謫放逐。但當歸命君父。安常順時。唐顏魯公赴謫。與子弟書曰。歲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其平生忠義氣節。所自守若此。唐德宗諭陸贄曰。卿清愼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何妨。贄上疏曰。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或謂宣公不受則已。何必疏聞。似爲賣直。夫以德宗之強明猜忌。以蕭復爲輕己。以姜公輔爲賣直。贄數以直言劘切。非清愼何以致君上之知以取信。宜其自白若此。然考之德宗自奉天窘乏之後。惟務聚斂。悅人言利。如日進月進。減吏祿。增常賦。販鬻蔬果。故贄於此或借是以寓匡拂之意。觀其平日自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似非出於賣直也。

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

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共此時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牕水院。凉氣凄清。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氊毳擁蔽。不得共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凄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温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袤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安能枕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淸。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淸鑾悵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以景夏爲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右張横浦對策全文錄出之。著其敢言。以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胡端敏公疏薦林見素俊。楊邃菴一淸。曰。俊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眞宋璟也。一淸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眞姚崇也。其品騭人材。不以偏長求全。若此蓋善用材者。譬之工師之用木。棟梁榱桷。各適于用。故曰。用人不求其備。

給事中王昂疏論楊太宰一淸。王虎谷雲鳳貽書楊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

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丙吉憂牛喘不問死人。史稱其知大體。夫宰相之職。固在調燮。然所謂調燮者。亦在乎人事之修。蓋天道遠。人道邇。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後天地之和應之。豈有殺人橫道。莫之究問。而別求所謂陰陽之和者乎。此漢儒解經之誤。

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糧數百萬石。己巳之變。北虜南犯。諜報欲據通州倉粮。朝議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僖敏公鎰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賊未至而棄軍實。非計也。盍若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各令自支。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

陳都御史鎰字有戒。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以副都御史鎮陝西。久而民愛戴之。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已相繼擢左都。王反欲擠公。而公次在先。王每遇公意若忿然。凡臺官之巡蘇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泰三年同爲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復以言脅公。公請老歸。五

年值王巡撫蘇。不一訪公。六年而公薨。王時已入內閣。凡公應得恩典。悉從抑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諡擬忠肅。易以僖敏。後王竟致極刑。而僖敏平生福祿壽考令終。觀此知天道不爽。

天順初。曹石等以奪門功干預國事。時李賢當國。深陳奪門二字之非。會法司奏石亨輩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革職。賢言此輩一時冒濫。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報陞職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復奏請倂貸。兵書及左都御史缺。給事中張寧上章。欲以李秉爲兵書。王竑掌都察院。以奏草視賢。賢曰。言官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豈可預擬官職。寧易草以進。竑得兵書。秉陞掌院。其識大體若此。

倪文毅公岳在禮部。會戶部尚書馬文昇言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十歲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耗民賦。坐侵民食。宜嚴立科條。痛加裁革。文昇復言天下財力大耗。諸無所出。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之。詔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咎將誰委。議遂寢。翟文敏公鑾爲少宰日。上疏言蘇松賦額太重。以松華亭一縣言之。其糧額之數。較之河間一郡九縣猶多。大臣念切民艱。不以出位爲嫌。有所避忌。若此可謂得大臣之體。

國初嘗遣王三保太監出使西洋。所致番中方物入貢。後劉忠宣公大夏爲兵部。司官中貴獻議。欲遣使通西洋者。時項忠爲兵部尚書。一日旨下部中。查西洋水程。項遣都吏檢舊案於庫內。忠宣已先檢得。匿其籍。都吏檢三日無所得。會言官交章諫阻。事遂寢。

歲壬辰冬十月是編成。或問十月何以稱陽月。答者曰。十月純陰。嫌於無陽。故以陽稱。余曰。然則四月純陽。又何以稱。不觀之乾鑿度乎。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據始也。陰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夫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十月建亥。亥爲陽之始。故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以陽根於陰。爲之始也。凡草木發萌之始謂之荄。人始生之謂孩。皆取義於亥。可類推矣。

耄餘雜識

陸樹聲著

中華書局

耄餘雜識

此據寶顏堂秘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耄餘雜識敍

余性資寡僻。例簡應緣。居嘗燕閒。頗親紀籍。今迫衰暮。兩目昏眊。艱於披閱。第平生所接交知談議。及紬繹舊聞。一知半解。注之臆想。提撕僅存。每旦櫛沐之餘。南榮就明。筆硯粗設。間錄一二。以備遺忘。會客有授余養生術者。謂宜屏絕思慮。一意收攝。以惜餘陰。兒章在侍。藏去筆硯。故所錄止此。然以余心思所寄。不忍棄去。爲刻存之。顧耄餘荒斐。語多蕪雜。卽異日覆瓿。非所計也。萬曆庚寅冬孟八十二翁五茸逸老陸樹聲識。

耄餘雜識

雲間　陸樹聲　著
檇李　陳繼儒
　　　高承埏　校

大易不言有無。釋氏言不有不無。又曰。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不可謂之無。老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靈樞經曰。能入無爲而應有爲。能用有爲而返無爲。蘇欒城解老曰。入於衆有而常無。體其至無而常有。語意皆同。然有無對待。總之惟不言有無。言有無。似涉擬議矣。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生則自無而有也。故釋之者曰。陽非至此而後有。陰非至此而後有。盍亦曰動而爲陽。靜而爲陰者之免於分疎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則有無俱泯。神則無事於言矣。故曰大易不言有無。

至言妙理。一言足矣。而上達者不假言傳。故聖欲無言。孔門弟子。若顏子悟教於無違。曾子傳道於一唯。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少林傳心。各有所得。而慧可以無言得髓。三十二菩薩各言不二法門。而文殊離言說問答。淨名默然。老氏則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實際理地。不假言詮。三教雖殊。其傳心之致則一也。

離爲火。離。二陽在外。一陰在內。凡爻二畫者謂之陰。故曰離中虛。坎爲水。坎。二陰在外。一陽在內。凡爻一

畫者謂之陽。故曰坎中滿。火無體附麗。而見離者麗也。火以用行故外光。水有形就下。而流坎者陷也。水以體行故內照。

金生水。水乃金之子。金得水而滋。故曰子令母潤。子水位也。子諧音而爲孳。孳者生也。木生火。火乃木之子。木遇火而焚。故曰子害母形。午火位。午從心爲忤。忤者逆也。凡相生者之謂順。不順者之謂逆。

坤之六三曰無成有終。坤陰也。臣道也。婦道也。臣不敢居成功。婦不敢專家秉。故文言曰不敢成也。天施而地生。乾資大始而坤作成物。其成者不自成也。故曰無成而代有終。

天地之道浸。故寒之極也。不繼之以暑。而繼之以温。暑之極也。不繼之以寒。而繼之以涼。四月爲夏。其卦乾爲純陽。陽生暑。而月令之交大暑在六月。十月爲冬。其卦坤爲純陰。陰生寒。而月令之交大寒在十二月。寒暑之氣。以漸而進也。

陰陽二氣。氤氳交互則能爲雲作雨。或陰氣少而陽多。或陰氣多而陽少。皆不能爲雨。小畜之五陽一陰。陰氣少也。小過之四陰二陽。陽氣少也。故皆不雨。

望夕之月。月受陽光。光正滿。故望夕之陽。潮至子時而滿。子爲陽之生氣也。晦夕之月。月還陰魄。魄正滿。故晦夕之陰。潮至午而滿。午爲陰之生氣也。

東方日出之地主生。故老氏言長生而訪神仙者於東海。東木位。木陽也。故老氏之教。還眞陽。西方日入之地主滅。故釋氏言寂滅而修淨土者皈西方。西金位。金陰也。故釋氏之教證眞空。

陰陽各當其位。剛柔貴得其中。乾六爻皆陽。陽亢而過上九。曰其血玄黃。曰血者陰也。陽極疑陰也。需之上六。曰位不當也。卦五爻皆陽。陰處陽上。故不當。曰需於血。血者陰也。陰爲陽逼也。

心爲火。漢五行傳以心屬土。謂心星起於牽牛。牛屬土。而岐黃素問以心腎屬水火。心居上。腎居下。應南離北坎。心腎交爲水火合。而言五行者。以金木水火土配心肝脾肺腎。脾屬土。脾爲中氣。土居中。脾主思。故曰沖虛神明之府。則以脾屬土。心爲火。其說又明矣。

易有以理言者。有以數言者。有以象言者。渙內卦爲坎。外卦爲巽。坎君子。一陽生於子。巽居巳。六陽亢於巳。自子至巳。卦體純乾。陽已盡出。巳者已也。故謂之渙。渙者散也。節內卦爲兌。外卦爲坎。坎爲水。兌爲澤。澤者水所鍾也。節之初爻。自坎初六變而爲九。六陰也。陰數耦。九陽也。陽數奇。陽實而陰虛。陽居初爻。故曰不出戶庭。

星家卜命。以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論者謂寅木也。陽也。申金也。陰也。金能尅木。故陰能疲陽。此以淺論也。易一陽生於子。子左行三而爲寅。寅震也。震爲長男。一陰生於午。午右行三而爲申。申金也。申爲坤地。木以陽而位乎東。金以陰而位乎西。陽左陰右之義也。

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故山澤氣生。則彌漫而爲雨。日陽在地。則蒸濡而爲露。人眞陽在下。則融液而爲華池之水。氣陽而血陰。醫家謂陽旺生陰血。亦此理也。

物有以形化者。有以氣化者。牝牡胎卵。以形化者也。虫之化蝶也。以蠕動而化飛揚也。蜣蜋之化蟬也。以

穢汚而化爲淸也。皆氣化也。氣化而形隨之判也。此物類中之小混闢也。

洪荒太古之初。混沌初分。文字未立。如外史所載天皇八皇九頭十二頭。與牛首蛇身。殊形詭貌者。何所傳述。曷從考證。故孔子敍書。則斷自唐虞。

自開闢以來至堯而風氣浸開。人文浸著。故書稱堯曰。光被四表。傳者遂訛以十日並出。書言明四目。則傳者訛爲倉頡四目。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則訛以夔爲一足。其荒唐無稽類若此。

洪濛判而混沌分。淳樸瀉而大道隱。學術散。由是縱橫術數權謀功利之說興。而征伐攻取。以智力相角。皆關乎時運。其流之所必至者。譬之四時代序。秋之不可爲春。冬之不可爲夏也。故曰與時推移。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不過命之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未嘗以一言及子孫也。至商則曰有商孫子。周則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曰本支百世。湯之伐桀。猶有慚德。恐來世以爲口實。至武王伐紂。則柴望祭告安之若以爲常者。故曰世有升降。道有汚隆。

堯讓天下於許由。而許由不受。舜讓天下於石戶之農。而逃之海。非以讓天下爲己高也。誠見夫君天下者之責之重也。夫茅茨土堦。卑宮菲食。其自奉若此。而一民饑猶己饑之。一民寒猶已寒之。其責任若此。是以一人勞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以一身萃天下之責。而不以位爲樂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堯爲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爲己憂。得舜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爲天下擇君。以不得禹爲己憂。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

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故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士之席珍以待聘也。玉之韞櫝以待價也。待則無事於求矣。世言卞和獻玉。以和爲知玉矣。然和非知玉者也。夫玉之貴於天下也。以所重也。求售非所以重玉也。故所重在玉。則割十五城以易之者玉也。以玉求售則足再刖而不售者。亦玉也。是故士一也。踰垣閉門則士重。叩關投璧。失自重矣。故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

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辨者曰。去其楚可也。曰人得之。人失之矣。又曰去其人可也。然猶有得失兩者在也。夫得不自得。自無而有者之謂得。是得未嘗離失也。失不自失。自有而無者之謂失。是失未嘗離得也。豈若冥有無齊得失。而一視者之兩忘乎。

周公欲明農。召公欲告老。大臣處功名之盛。而不忘引退當如此。然終於不去者。以國事爲重也。當其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位望相敵。而不以爲逼。同於求去。而不以爲嫌。稱休美以留召公。而不以爲私。所謂體國忘私者若此。視後世之以權位相逼。肆傾擠。以專寵利者異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爲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嘗述之書矣。而乃身自犯之乎。然則何以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凡春秋所記之盟會征伐。一出於私。而東周之命令政教不行於天下。故入春秋。自隱公以來所記者。皆五伯之事。而天王失政矣。自襄昭以來所記者。皆大夫

之事．而諸侯失政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其誅亂臣賊子．大意若此．而求之於字句之間．以爲筆削是借史氏之文．擬法吏之體．而出入人罪．失春秋之指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夫之稱其至德．論者遂以泰伯之讓．讓之於殷．猶文王以服事殷之義．至謂太王志欲翦商．泰伯不從．逃之荊蠻．爲是說者．謂泰伯得矣．如太王何．且讓之云者．推己所有以與人之謂．當太王時．天下固殷之有也．何讓之有．或者以魯頌實始翦商之一言．遂謂太王有志翦商．而不知此乃推本之言．蓋以太王遷岐之後．能積德累仁．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猶書敍周家王業之興．而曰至於太王肇基王迹．曰實始者．肇基之謂也．然則泰伯之於季歷．所讓者國耳．而曰以天下讓者．蓋自泰伯讓國季歷．及昌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曰以天下讓者．特推本言之．迹未著也．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季扎之辭國而不立．胡氏譏其辭國以生亂．論者謂扎之不立．扎之義也．吳之亂．扎之不幸也．且扎之來聘．在襄公之二十九年．後又二十七年．至昭公之二十五年．始有遜僚之事．後二年至昭公之二十七年．僚始見弒於光．中間相去．蓋三十年餘．卽使亂由扎生．法爲可貶．夫子必因其旣事而後貶．甯有先事而預貶者乎．

春秋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說者謂弒君者趙穿．盾爲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故歸獄於盾．則是弒君者穿也．盾特失爲卿之義耳．而以獄歸之．是使爲惡者藉免．失義者代受惡乎．而說者又謂初靈公欲殺

趙盾。盾躇階而走。穿盾族也。遂弑靈公。是則盾有幸弑之心與聞乎。故宜獄在盾矣。使盾之果主是弑也。而亡而越境返而討賊。遂得免於獄乎。獨呂氏以爲盾實主弑。故亡不越境以待其變。反不討賊以安其讐。此其爲論。似得春秋誅惡之旨。

夫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爲大人。其爲論互相發。蓋言行固當信果。然必於信果。則於道反有所害。如荀息許晉獻公死夷卓而後卒死之。是言必信矣。子路聞孔悝之難而力赴。是行必果矣。殊不知許君以死其嗣君者。固託孤之節。而夷卓乃國之嬖孽。夷卓之不當君。則雖不死可也。食焉而不避其難者。固報主之義。然輒據國以拒父。輒之食不當食。則輒之難雖不赴可也。

先儒論衛蒯聵與輒。謂聵欲殺母以得罪於父。輒據國以拒聵。皆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然聵之欲殺南子以得罪靈公。誠爲不孝。乃其志在掩中冓之醜。特不明於義耳。其志猶可哀也。若輒不奉靈公之命。而據國以拒聵。復籍晉以求立。是利有其國。而不知有義。讐視天倫。無復人理。故春秋於聵之入戚。雖書納以難之。而稱衛世子者。見其未絕於國也。而輒不可以同年語矣。

蔡老泉曰。賞罰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余謂賞罰者一世之公。是非者萬世之公。夫賞當其功。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是與衆共之也。罰當其罪。罰一人而天下知所懲。是與衆棄之也。故曰一世之公。理之所是。一時以爲非也。而後世定以爲是。公是之不可奪也。理之所非。一時以爲是也。而後世定以爲非。公非之不可逃也。故曰萬世之公。

司馬遷作史記。上敍五帝三王以迄於漢。蓋史主紀載。故推本所始。班固作漢書。一代之史也。而表古今人物何耶。然孔子敍周書而首載唐虞二典固之書作於漢。故以漢名。其紀載則史也。獨其中所載如桀紂一致也。而進桀一等。韋顧飛廉惡來同一黨惡也。而相去二等。衞武公睿聖而與徐偃王同列。楚太子建出亡而與崔杼同科。躋子產晏嬰擬之稷契。敍樂毅王翦同於方召。進商君於子皮之上。退申包胥於伍員之下。其於是非不無少謬。而以是議史遷何也。

伍員爲父復讐。鞭平王之尸。於父則孝矣。而以臣讐君不可也。夫員始事吳以讐楚。繼敗越以報吳。員於時盍一死以下報伍奢於地下。是死於父猶死楚也。孰與伏屬鏤之劍以死。是死吳也。即不死而爲蠡之去可也。然蠡可去。員不可去。員去楚而歸吳。今去吳而他適也。其孰與之。惟有死之道而已矣。

漢高祖斬丁公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以戒後世爲人臣不忠者。夫漢當逐鹿之後。天下甫定。而布以私怨亡匿。漢購求布千金。慮其懷疑反側也。而與布相反者爲丁公。故斬丁公以釋布之疑。斬丁公者。所以安季布也。此雍齒先侯之意。子房之挾智用術。爲高祖計者也。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矣。而楊龜山譏其受梁冀之辟。然邕之事董卓。班固之事竇憲。荀彧之附曹操。豈皆急於用世。而忘其所入之途有邪正耶。楊雄曰。屈身以伸道。身屈矣。道何由伸。謂屈道以伸身可也。如子雲之劇秦美新。爲屈道乎。屈身乎。

漢制郡國舉孝廉。倣古鄉舉里選之義。而間以僞應之者。如許武欲成二弟之名。三分其產而多取肥饒。

及弟以克讓選舉矣．復大會宗人．推產二弟以自取名．是以孝廉爲市矣．

醫經論脾胃受傷有二曰外傷五味內傷七情．外傷五味．傷於有形者也．內傷七情．傷於無形者也．嘗以是取譬當權者之行私亦有二．納苞苴以彰寵賂者．傷於有形者也．其跡顯顯者易見．任好惡以作威福者．傷於無形者也．其情隱隱者難知．

好惡者人之同情也而曰惟仁者能好惡人．又曰作好作惡．蓋好惡一也．以其得好惡之公者謂之能．以其出一己之私者謂之作．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又曰用人者惟恐近己之好惡．近且不可而況任之以行私乎．

御史風聞言事．此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恐發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刺．冥搜隱慝．捕風失實．以此求過．誰堪其罪．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虎狼之暴也．狐之媚也．皆能殺人．然虎狼之殺人也．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殺人也．人則不知．甚哉陰柔巧佞之能溺人．而爲害鉅也．

分宜相機腸滿腹．急則駕禍於人．觀其擠貴溪於死地．其智計譎矣．卒之子陷大戮．籍錄其產．身不能庇一椽．故曰張機者陷於機．設險者死於險．

世宗朝．南給舍陳慶疏上．擬以南兵貳兼操江．其原設操江當革者．

旨下．南京各堂上官會議．慶江西人．執政同鄉．一時議者揣摩．皆謂當革．內一人主革者曰．前史操江當

事。賊在儀眞則避入鎭江。賊近鎭江。則避入蘇常。操江何益輕重。時刑侍曾前溪抗言曰。此史操江當事不稱職。非操江不宜設也。余深然其言。昔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所論僅逋欠。德宗鄙其言不當。自後詔罷正牙奏事。論者謂宏本言不當。黜之可也。正牙奏事此唐武德以來舊章。因人而廢不可也。與此正相類。

眞西山曰。撫民當寬。束吏當嚴。史稱劉寬以蒲鞭示辱。謂之寬矣。然使其無罪。則蒲鞭可以不施。若罪所當懲。而概以施之。是廢法也。袁安不治贓吏。稱長厚矣。如捃摭疑似以入人贓罪固不可。著苞苴貪黷。而概以貸之。是縱姦也。

唐臣權萬紀上書太宗。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折其言。黜使還家。夫山澤所產。尙不欲取。而況橫斂諸民乎。他日馬周上疏。乃謂爲國者蓄積固不可無。要須人有餘力。然後收之。夫人有餘力。則國有餘力。所謂藏富於民者是也。從而收之。是欲竭民力而後已也。可乎。晉崔豹謁郡將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世。豹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恆。傷於虐矣。盍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恆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陸機初入朝。盧志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彼先發者。旣失之薄矣。而我以薄應之。是胥失矣。何以責人。論者謂河橋之敗。機雲之死。志有力焉。是可爲小不忍者戒也。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粮。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弗與已矣。

而以惡言辱之。爲不仁矣。晉王修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卻曰。王修齡雖飢。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以不屑詬之。爲已甚矣。故凡處人己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江陵奪情起復。一時以守制論者。皆從貶斥。察其意所固戀似不可一日釋。權位者如令持服守制亦不過三年耳。然不再三年並其身不保矣。向所固戀者何在。昔唐李義山詩云未央宮裏三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恩。白日易流。紅顏難駐。怙權位者。可深思矣。

世以成敗論人。略其小善而闡幽發微者。尙於死中求活。如楚項王與漢分爭。鴻門設宴。使用范增之言。則視沛公如几上肉耳。而不殺沛公。雖天命在漢。而論者謂鴻門一念之仁。足以貸垓下之死。唐明皇蠱惑艷妃。身致奔播。使當國忠之死。而禍水不除則激三軍爲騎虎勢矣。而割恩寵昵。雖始爲色荒。論者謂馬嵬驛一時之忍。足以解幸蜀之危。

周世宗時。郭玉爲齊州防禦使。值歲饑。捐俸鈔以分施饑民。小民相率詣闕頌玉德政。夫以一人之俸鈔。濟一州之饑民。日亦不給。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況施小惠以干聲譽。市私恩以媒利達。或假以自濟其私耳。不然亦非惠而不費爲政之大體也。

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歸省。元膺釋械放歸。如期而至。臨淄令曹攄囚陷大辟者。新歲問知其有父母。放令歸家。至期還獄。此與唐太宗縱囚來歸。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

人之尤者以必能縱使信義可孚。然偶一爲之。非常道也。

范質謂吸得三斗釅醋。方可作宰相。以有大臣之度也。然所謂大臣之度者。包容大受。毀譽不爲之動。利害不怵其衷。好賢納善。休休有容之謂。而大節不可奪也。故易稱包荒用馮河。苟徒以依違取容。同流合汚。則胡廣馮道之謂矣。論者謂范質於世宗欠一死。卽其大節。不以介於衷。若是者以爲大度耶。

梅摯守昭州。昭爲炎瘴地。著瘴說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此五瘴者。有一於此。何地不染。豈特炎方能爲癘哉。

老子曰和光同塵。莊子曰槁木死灰。讀者皆病其言。而不知老子所謂和者。和其光耳。而明爲光之本。本者不和也。所謂同者。同其塵耳。而塵與根對。根者不同也。莊子所謂身非槁木而可使如槁木者。言物來而不受其觸也。心非死灰而可使如死灰者。言事至而不爲之動也。如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皆有爲言之也。善讀者不以詞害意。

有謂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此謂不善處巧處明與動者言之。然傷於偏也。盍亦曰處巧若拙。處明若晦。處動若靜者之不失之偏乎。故張子韶曰。三者皆去一不字。

陳實送張讓父之喪。論者謂危行而言遜。屈身以伸道。黨錮之禍。卒賴以多所全活。然凡若此類。必察其心術之隱。操行之素。果以正行權如實者則可。若其他假以給納宦寺。遂言獻佞以曲徑求通。則元楨之

於崔瓊王叔文之黨是矣。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武后時禁屠宰。右拾遺張德生子。私宰羊以讌僚屬。杜肅懷一臠奏上。武后問德。德以實對。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召客亦須擇人。出肅奏示德。斯二者其所處不同若此。然君子於此度其事。苟不繫國家利害者。當以長厚自處。

五代時。何敬容爲吏部郎中。朝士趨之者輻輳。退而有驕色。父虞其溢也。戒之曰。此其來者。是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容也。使處勢隆赫者而皆知此。則當其在勢而不爲之加。及勢去而不爲之損。隆替異時。處之則一。如山谷所謂以我之常行於物變之中者。正此謂也。

富鄭公爲樞密使。値英宗卽位。頒賜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慶歷中。近侍有犯法罪不至死者。執政以情重。請論死。范文正公退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一近臣。恐將來手滑。大臣之以道格君。必防其漸若此。

宋臣有薦用先朝之臣於嗣君。而稱其賢者。嗣君曰。先帝亦知其人否。曰知之。曰旣知矣。何不用。曰先帝留此以待陛下耳。斯言也。一以彰先帝啓佑之公。一以成嗣君繼述之美。與夫改張先王之成憲以爲更化。廢棄先朝之舊人以樹己私者異矣。

嘉靖壬寅。余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荆川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踝膝庭下。荆川指謂余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祕閣修撰。余曰。一祕閣修撰。何加於陳少陽。盍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與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於茲。一食三歎。使萬世而下。知朕爲不仁不智之主。詔旨諄切若此。

禮施於父之執友則納拜。然必施與受者相安則可。昔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潁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歎。以爲前輩不可及。然必拜者爲呂希哲。受者爲歐陽公。則彼此相安。不然則拜者爲佞貴。受者爲挾長。如馬援受梁松之拜。則又以取禍矣。故曰禮順人情。

宋高宗一日謂趙葵曰。外論惟卿不附秦檜。趙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欲與之雷同耳。然所以事宰相之禮。亦不敢廢。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非惟不敢。亦且不忍。彼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其視君父爲何如。

威福人主之柄。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夫威福自專者之謂權。五代時。一人拜相。問所以盡爲相者之道何如。對者曰。願相公無權。彼竊君上之寵。以掠美市恩。假朝廷之法。以快意行私者。概之無君之律則一也。

元祐之政。君子去小人也。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然君子之去小人。每務寬厚。而責人不太深。小人之攻君子。則逞其私忿。而不遺餘力。論者謂元祐之去小人。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卒致紹聖之禍。紹聖之攻

君子。竄逐禁錮。善類一空。卒啓金狄之難。故曰紹聖之禍。呂范縱之也。金狄之難。章蔡召之也。

山川草木眞境現前。觸目無限。而好事者務飾假以擬眞。如山水圖畫人物草木髣髴形似於縑素間者。謂之逼眞。不惜重購藏之十襲。蘇欒城有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眞者乎。老坡深然其言。

法書名蹟。天所固靳。而巧偸豪奪者。欲以智力守護之。未有能久存者。唐太宗愛重鍾王書蹟。貯以玉匣石函。祕藏昭陵。終爲温韜所發。王涯相以權力官爵。鈎致法書名畫。鑿垣以納之。及甘露禍作。爲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之。夫二人者。以君相之權力尙不能保。而世之篤好者。欲保長有以遺子孫。惑矣。嘗考之三代鼎彝。其款識曰子子孫孫永保用。不知今流傳於世者。果皆其子孫耶。假令子孫各保其所有。又豈有一物流行於世哉。

謝太傅雅意江海。王右軍願游蜀都。登汶嶺峨眉。皆以不遂其志爲恨。夫山川名勝。處無競之地。造物者何嘗限人。然猶難果若此。乃若功名祿位。處衆鶩之中。立必爭之地。而好進者。務血指汗顏圖之。以求必得。縱使得之。中間亦多臲兀。況求之而未必得者乎。

荆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温公以書貽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而荆公不悟。我朝何椒邱之論荆公也。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荆公以同己者爲賢。異己者爲不肖。是失用人之公矣。任

用呂惠卿而不悟其反覆。是失知人之明矣。以是責荊公。荊公當無辭矣。

國家尊名節獎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眞卿。明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得來也。故獎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趙忠定汝愚當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欲傳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韓侂胄。亦知其爲小人矣。然不能制之於始。禁防其漸。卒致身遭竄死。忠賢屏逐。國祚漸移。有識者爲之痛惜。在易大畜之六四。曰童牛之牿。釋者謂止於未角之時。夬之五陽一陰。以五君子去一小人而繫之曰剛決柔也。故君子之於小人。其制之也宜豫。以消其未萌之姦。其去之也宜決。以絕其養成之禍。如王沂公之於仁宗初立。而雷允恭先去。韓魏公之於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得思患豫防。先發制人之義矣。

世當危亂而後著忠臣烈士之名。歲寒霜雪而後知貞松勁柏之操。如岳武穆之死於秦檜。陳少陽之死於汪黃。趙忠定之死於韓侂胄。三人者。雖蒙一時之難。而因以成後世之名。論者謂斯人一時之不幸。乃千百世之幸。然使世無秦檜。何以顯岳武穆。世無汪黃。何以顯陳少陽。世無韓侂胄。何以顯趙忠定。雖斯人之幸。又斯世之不幸也。

宋之歲幣疲中國以事外夷。苟目前而忽後患。所謂以粱肉養癰而任其自潰。以積薪厝火而幸其未燃。失制御夷狄。安內攘外之道矣。

元文宗時。其臣有得罪先朝而被戮者。至其子謀復父官爵。文宗欲許之。時臣下有諫沮之者曰。今欲復其官爵。必先明其無罪。是先帝不合誅之。將置先帝於何地。是陛下之視先帝。反不若罪人之有子矣。文宗聞其言。動容而止。

許衡吳澄之仕元。丘瓊山譏其非矣。論者又謂許北產元域中。澄南產宋遺黎也。二者若有間焉。不知二賢之不幸。生非其時。而當仕與不仕。非所論於地也。如以爲身任斯道之責。出而行道。爲斯世斯民計。則當度其時之可爲。與其身之足以有爲。必也能用夏變夷則可。不然則隱居不仕。著書明道以淑其徒。使斯道之傳不泯可也。若劉因者則無議矣。

一雜識一編跋

宮保陸先生養高林間時所著藏草名山者也。先生旣乞閒。則日與擊壤父老。握麈劇譚古今。或漁獵紀乘。所得見解與年俱富。茲託墨卿者什之一爾。迺精義析於秋毫。直筆凜於寒霜。舉之九鼎彌重。羅之兩儀莫逃。鴻濛寶祕。剖抉殆盡。眞足補苴羣籍。羽翼六經矣。先生顧挹損。以耄餘自命。昔衞武作抑戒於耄年。稱曰睿聖武公。抑語云。不斑白語道。夫以先生表儀三朝。綱紀三教。片語在人間。有不奉爲南車北斗者乎。況恬泊葆眞。踰八袠。而神明特王。德功不朽之緒餘。復逗漏於三寸之管。手是編者。闖名言之堂奧。測博綜之津涯。涉多識之戶庭。窺一原之境界。想見先生矻矻聖賢心學。耄期不倦。此何減武公抑戒十二章也。

門人朱朝貞頓首謹跋

中華書局

病榻寤言

陸樹聲 著

病榻寤言

此據寶顏堂秘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病榻寤言

明　雲間陸樹聲著

余臥病榻間。冥心攝息。或瞥然起念。意有所得。欲言囁嚅。時復假寐。頃焉得寤。蹶然起坐。凴几捉筆。造次疾書。雖語無倫次。其於生死之故。養生之旨。間亦億中。存之以自觀省。曰寤言者。以其得之寤寐也。

壬辰秋。余臥病兩月。一切世慮。芒無縈罣。追思此身未生之前。與此生已盡之後。何者爲我。乃知是身非實。一聚之形。氣至則生。氣返歸空。生理無常。而一空常在。故曰生者死之根。必至之期。達生知命者。委順以待之耳。先儒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休歇。余曰。透得生死關。此是大休歇。

昔人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夫人之生也。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其得也。以時至而得也。然至壯則失少矣。至老則失壯矣。其失也。以順而失也。故鳥之遡風也。魚之泝流也。皆逆也。陰陽家之沙水取逆者。迎生氣也。易乾下坤上之爲泰。外坎內離之爲既濟。養生家之取坎塡離。返老復丁者。皆取逆也。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逆數也。陽上陰下。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先於陽。正不測之神也。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爲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爲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鶩而不止。臧穀求羊。多歧路而終亡。

死生者。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定於稟氣受形之初。不以貴賤愛惡有所增損。故曰。賢愚同盡。然而顏跖之辨。大椿之於朝菌。玉石俱焚。薰蕕同臭。而其辨不可紊也。故有死而不朽。沒世而名無稱。與草木同腐者。非所論於生死之同也。故曰。至人以萬世為箕裘。蜉蝣以旦暮為大年。蟣蠓以甕天為一世。

夫生人之初。陰陽和會。絪緼凝結。資血氣以為榮衛。故血陰而氣陽。陽旺乃生陰血。方其少壯。則氣盛而血華。及其老也。氣餒而血衰。髮白膚皺。是其徵也。加之以五欲交攻。二火焚和。語云。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膏油所以繼火於無窮。人當暮齒。則壯膏既盡。衰燼漸微。譬之春楊條枝。柔可綰結。至秋枯瘁。脆若拉朽。木液竭而生理盡矣。故養生者以惜精氣為本。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有以肥甘為酖毒。衽席為畏途者。戒於所易溺也。砒霜之於甘露也。美惡不同。用之而生死立異。然謂甘露可以殺人。砒霜亦能活命。夫旨酒美色。沉面荒淫。以伐命戕生。此非以甘露殺人者乎。良藥苦口而利於衛生。忠言逆耳而藉以寡過。此非以砒霜活命者乎。故曰。甚美者惡亦稱。美好者溺性亡生之尤物。世知惡之為惡矣。抑有察於美之果得為美乎。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命終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又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三者緊要處。則一曰老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者之於斯三者。反不若貧賤者之無係累也。向子平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不如死耳。然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知矣。

緩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史記顏闔之言也。論曰。謂顏氏之子可謂巧於處貧。漢楊王孫遺命羸葬。其言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眞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焉用久卽其言似非中道。然亦不可謂巧於處生死者乎。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穿屐。則擒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寧死。含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靳於血。獸之愚若此。人靈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其若猩猩之於酒乎。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若猩猩之於屐乎。饕餮致禍。重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其猩猩之寧死含血乎。

乾之內一陽交於坤而爲坎。坎爲水。坤之內一陽交於乾而爲離。離爲火。乾坤交而爲水火。水火凝合而生人。坎離者天地之用。故人之受形於天地也。先天之氣具水火。而後天之養生也。不能一日無水火。南離而北坎。心居上而腎居下。心腎交爲水火旣濟。故曰。水火合則生。水火離則病。水火絕則死。

紀昌學飛衞之射。視小如大。視微知著。不易於物而物爲我轉。造父學泰豆氏之御。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孔周挾含光之劍。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經物而物不覺。學道者之於養生也。墮肢體。黜聰明。存其精於何思何慮。若有若亡之間。冲兮若虛。神妙合而入無間。亦若此。若三子者之習於技不同。而得之神解則一。是亦可謂技而進於道矣。

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神之宅舍。形骸屬陰。而元神屬陽。陰以實爲質。陽以虛爲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心虛則神守。玉皇印經解云。子在心內運黃庭。晝夜存之得長生。黃言中。

廷言虛。故養生家有曰。心死則神活。曰心死者。則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死。當生而無生。曰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也。如曰。忘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矣。而又曰。忘神以養虛。蓋虛之所藏者深矣。

夫養生者。視身爲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因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於傷生。然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老子曰。我有大患惟我有身。我若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夫旣身同太虛。而視身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矣。故曰。夭壽不貳。然又曰。修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當而虛生浪死者矣。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養生者所宜體此。

楊朱之友季梁有疾。其子三致醫。其一矯氏之醫曰。病在有生之後。欲攻其漸。季梁曰。衆醫也。其一俞氏之醫曰。病在未生之前。其甚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其一爲盧氏之醫曰。病出於稟生未形之先。齊生死而一之也。季梁曰。神醫也。遣之而疾瘳。夫季梁之疾。三致醫而疾瘳。余也齋居三月。內達於生死。而疾自愈。若季梁則猶有外之心也。

清暑筆談

陸樹聲 著

中華書局

清暑筆談

此據寶顏堂秘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清暑筆談

九山山人陸樹聲著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與筆硯爲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捉筆成言。時一展閱。如對客譚噱。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顧語多苴雜。旨涉淆訛。聊資臆說。以備眊忘。觀者當不以立言求備。時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氣之成形則曰流峙。形區性別則曰動靜。水陰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爲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交也而爲用。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爲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爲離。坎陰也。陰中有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身。心爲離。而離中有眞水。腎爲坎。而坎中有眞火。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子胎養。丹經以硃砂煆出水銀。硃砂屬離。水銀爲眞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屬坎。靈砂爲眞火。水火升降。養成內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爲泰。山澤通而爲咸。水火合而爲濟。蓋交則爲用。故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合而從陽。龍陽也。然爲陽中之陰。故龍之興雲。陽召陰也。虎陰也。然爲陰中之陽。故虎之生風。陰召陽也。

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爲形。賦一理以爲性。自夫岐形體者以爲異。而不知性無分別也。嘗之境交萬觸。而

光影難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

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客形也。所以主宰之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爲有也。然自無而有。則有者未始不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因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

卯者冒也。陽氣冒地而出。建二月卦則自泰而之大壯。外卦坤變爲震。月令雷始發聲。蟄蟲啓戶。故曰卯爲天門。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於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惱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

此身爲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暑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洒。几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眞不妄語。

廣野中陽燄。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蜃氣爲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氣絪縕盪潏。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故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幻有也。

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大。然道生萬物。萬物之道備於人。備萬物者之謂大。大於道則物

不足言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際。其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惟物感之。牛羊旦晝之牿亡。則存焉者寡。朱子曰。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樣子。當常在此心。如老氏云早復。張則必翕。強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此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考見也。蓋老氏處恬淡無爲。不爲物先。方衆人紛拏攫攘。在靜地中早見以待物之必至者若此。或作權智解者。謂管商之術所自出。

聖人忘己。靡所不已。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我。故自私自利從軀壳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會人物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眞我。

明鏡止水。喩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應常止。依體有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觸事生心。依無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體。

余無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書者。逡巡引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弄書數字。書後或棄去。獨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筆紙。余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士貴博洽。然必聞見廣考據精。不然則乖誤龐雜。爲後人抨擊之地。如歐陽公好集古。而黃長睿以爲攷校非其所長。然長睿自任考校精密矣。而樓攷瑰猶摘其中可疑者。謂尚多舛訛。

捶紛箋雜色者僅華美。然粉疎則澀筆。滑則不能燥墨。藏久則粉渝而墨脫。不便收摺。摺久衡裂。近稍用緊白純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俗好多媚。惟所用縑素稍還古質。故余詩云。餘情寄縑素。反樸還其淳。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八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摹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晝游。歐陽公云。晚知書畫眞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

製筆者。擇毫精麤。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而筆健。近來作者鹵莽。筆旣濫劣。惟巧於安名以斬售。一種毫過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散而墨漲。以供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拙書。用筆不求備。然駑馬無良御。益窘蹶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喜交名士。楊鐵老爲著潁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秦無此官。前輩臨文審於用事若此。

墨以陳爲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獨余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惟不善書也。故墨能久存。昔東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汁小啜之。余無啜墨之量。惟手摩香澤。足一賞也。

士大夫胸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恐蘊釀宿陳。出之無光澤耳。如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而墨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爲德。發墨爲材。或者指石理芒

澁。墨易磨者爲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歙硯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鋩盡而墨無聲矣。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爲上。其貴重不在眼。或謂眼爲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具活眼者固自佳。若必以有眼爲端。則有飾僞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貌而效顰焉者也。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爲土母。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栴檀薰陸之類。多產自嶺南海表。土氣所鍾也。內經云。香氣湊脾。火陽也。故氣芬烈。

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海中雲氣罩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爲太陽所爍。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烟。煙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蜃氣樓臺之例也。

犀角以粟紋麤細辨貴賤。貴者爲通天犀。色理瑩徹。一種半黑白者爲班犀。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相傳犀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每蛻角則掊土埋之。惡其病己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知其非病也耶。

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不勝指者。此不可不曉。

鍾子期死。伯牙絕弦不鼓。傷世無知音也。然使其音而猶之人。則以諧衆耳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爲至音歟。則知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卽世不我知。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寢音以自傷。是何其恃

人者重。自任者輕。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爲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貧漢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陶元亮蓄無絃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雖然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尙有琴者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敍夷陵令時得一琴。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在夷陵得佳山水。耳目淸曠。意甚適。自爲舍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淸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意所自適。無絃可也。

遺喧入靜者。以瓢因風動棄瓢以絕聽。不知耳塵雖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爲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遷故。

右軍蘭亭。在僧辨才處。唐太宗令蕭翼以百計得之。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其靳惜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校量。故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爲之說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不見初本。正是不必論蘭亭也。

都下庖製食物。凡鵝鴨雞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醲。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則味眞。昔人偶斷殺羞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眞味。向來幾爲舌本所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魨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以爲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沇生者．就其初孰不以爲至美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糲甚．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尙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麤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樂南徙．則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言．以賢君子望人．

蓼蟲之食苦也．蛣蜣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不知非美之爲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隆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牐下．會天氣乍暄．運艘大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泠泉．一日舟觸罌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淪茗．聞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于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荊山之人用以抵鵲．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傅淨器中熟數沸．徐啜徐漱．以意下之．謂之眞一飲子．蓋天一生水．人夜氣生于子．平旦穀氣未受．胃藏冲虛．服之能鐲宿滯．淡滲以滋化源．

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

清淨中貪癡.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重媿而輕死.義士重信而輕身.其段干木鮑焦田光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坡謂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飢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之難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資政喪.持服滿三載.又再踰年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移疾歸.自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書.距壬子離國門者二十年餘矣.乍到入覲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蹣跚.幾不成禮.東坡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為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眞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攫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而忘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饕富貴.縱嗜慾以戕生者.何異.

臨海金一.所賁亨僊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旣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姸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耶。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怨。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所怨。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闌下入。歎曰。士大夫沮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熏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棋罷局而人換世。黃粱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喩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淸世累。營營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盡達生之旨。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愼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修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也。然觀其處衞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爲向背。處一人之身而變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也。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倶成空矣。

玉韞璞而輝。珠處淵而媚。世爭寶之。三上而則足。暗投而按劍。忽於自售也。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考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己。不可諉命于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咨。而吾能陶鑄人。以是爲造命而肆然物上。則謬解矣。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元次山作丐論自敍。遊長安中與丐者爲友。或以友丐爲太下者。然而世有丐顏色於人。丐名位于人。丐權家以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羞。而羞與丐者爲伍。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傭丐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者。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爲富貴而處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願當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爲容悅。假深情以伏駭機。快

意己私．不恤國是．以是爲同．非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爲儻來．由乎人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己者也．故士大夫之視勢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眞．乃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則所謂貴于己者．性分是也．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老氏之所謂身者．四肢六骸．擧體而言之也．孟子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卽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于萬類中如海一漚．發言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翺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

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曰．淨室何須着掃．僧拈起箒柄近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二十箒柄去．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剌噴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嚥津納息．爲小還丹．澄心寂照．爲夜氣丹．旣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

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元氣也．繩愆弼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平．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善．則禹湯有不得私其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牧夏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愛其子．

禪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爲已學而絕學。既聖而絕聖。向建立處掃除。離絕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非未嘗學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可言絕聖。儒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

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滅。卽是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知後念生而續前滅。種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之類也。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闔闢之機。交合綿續。根柢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以口鼻心腎爲玄牝者。是涉形相何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氣之要。會曹道沖以爲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妙合二土。混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近是矣。

寺刹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惑者謂生前一切罪業。沒則可假僧梵懺除。是使爲惡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于身後。藉以爲釋罪之因而恃以無恐。昔方蛟峰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尚懺除。

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覩也。而盜賊所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墮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慕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嗇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迓續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而戒以知止。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忍。則諱惡其言而不之信。及其亂亡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故早見而戒未然者之謂豫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豐約自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鉼甖釜盎各有分量。非人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愼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于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

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似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爲。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列神品。

觀舞劍而得神聞江聲而悟筆法。此出于積習之久。一觸則詣神境。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人當關而立。一喝則掉臂而過矣。靈雲之于桃花。香巖之于擊竹。其得悟皆此類。若據以求悟。是守枯筌而索舟劍也。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疏。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躐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譚海若者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略。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于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于時。澤不加于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志。仕而不得行志。或誘之時不可爲者。往往依違衆中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爲也。如荊公新法。一時奉行者迎合詭隨釀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心之時。晁美叔爲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于己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救何。

世輒。中千岐萬徑。耳目聞見遇事之不可人意者。置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己分所及。則以無可奈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爲憂世而未嘗不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叢書集成初編

長水日抄（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